徐润《上海杂记》抄本述略

翟艳芳（大连图书馆）

摘要 分析徐润《上海杂记》之最早版本1927年香山徐氏铅印本的成书过程，比较《上海杂记》抄本与铅印本之异同，并补铅印本之遗漏。

关键词 徐润 《上海杂记》 阚铎 抄本

DOI: 10.13663/j.cnki.lj.2014.12.018

The Study of Xu Run's *Shanghai Miscellany* in Manuscript

Zhai Yanfang (Dalian Library)

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ublishing process of *Shanghai Miscellany*'s 1927 edition by Xiangshan Tsui, and researches the differences in detail between manuscript and 1927 edition, and supplement latter omission.

Key words Xu Run, *Shanghai Miscellany*, Kan Duo, Manuscript

1 徐润与《上海杂记》

徐润（1838—1911）名以璋，字润立，又名润，号雨之，别号愚斋，广东香山（今广东中山）人。清咸丰二年（1852）14岁时从澳门到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，以勤勉能干升为副买办。后捐资得道员衔。又创办上海茶叶公所、丝业公所、洋药局、格致书院等并担任董事，成为沪上巨商。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被李鸿章委任为轮船招商局会办，为李鸿章筹办各种洋务企业。清光绪八年（1882），徐润创办同文书局，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民营机器印刷厂，先后印出《二十四史》《康熙字典》等。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再任招商局代理总办。著作有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、《上海杂记》等。

《上海杂记》记载了徐润从咸丰二年（1852）初次到上海直至宣统三年（1911）去世，寓居上海近60年的所见所闻，以1927年香山徐氏铅印本为最早之版本，附于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之后，分内篇和外篇，内篇记上海本地之事，外篇记外埠或全国之事，涉及上海者较少。此版采用古籍常用之繁体竖排右读，无标点。

《上海杂记》后来又有多种版本，如2006年珠海出版社出版的“珠海历史名人著作丛书”之《上海杂记》^[1]，影印了1927年的香山徐氏铅印本；还有201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“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”也收录了《上海杂记》标点本等，^[2]底本也是1927年版的《上海杂记》。

2 阚铎与《上海杂记》

阚铎（1875—1934）字霍初，号无冰，安徽合肥人。毕业于日本东亚铁路学校。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秘书（1914）、临时参议院参政（1925）、国民政府司法部总务厅厅长（1927）。后赴任伪满奉天铁路局兼四兆路局长。还曾在满日文化协会做动员学者，从事博物馆建设、古书复制、国宝建造物的保存工作，为日本殖民活动出力。著有《红楼梦抉微》《阚氏故实》等。

《上海杂记》书末跋语是阚铎于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所作，记述了《上海杂记》的整理及出版过程：

“壬戌之秋，访亡友徐君见缙（廷爵）于

上海槃居……见缙出示其尊人雨之先生《自叙》、《年谱》、《大事记》、《上海杂记》及《中外名人录》原稿，属为理董，谋付劄氏。已而又以所写副本见寄于天津，尔后把晤时，敦促辄为参订体例，编成一帙，以《大事记》系之《年谱》，复于《上海杂记》，依类为次，釐为内、外两篇。甲子冬，见缙归道山，乙、丙之际，少芝（廷奎）、超侯（廷勋）两君，时来问讯。超侯谓有佚文，必须增补。搜讨弥年，所得甚少。丁卯夏日，少芝、超侯乃议定付印。重违宿诺，力任校理，积日盈百，始克蒇事，谨述崖略，附之简末。籍完少芝昆季述事之志，亦聊慰亡友见缙于九原也。共和十六年九月合肥阚铎。”^{[3]跋1}

由此段跋语可知，阚铎于壬戌年（1922）去上海拜访徐润第七子徐见缙，见缙曾向阚铎展示过徐润的原稿《自叙》《年谱》《大事记》《上海杂记》及《中外名人录》。后来又将“所写副本”寄到天津，委托阚铎整理、参订体例。阚铎对《上海杂记》的整理和修改是在此“副本”上进行的，也就是说，此“副本”是《上海杂记》的抄本。

3 《上海杂记》抄本概况

大连图书馆藏有《上海杂记》抄本一册，应是徐见缙寄给阚铎的《上海杂记》的“副本”。经过阚铎的加工整理，在其“参订体例”、“依类为次，釐为内、外两篇”的过程中，此抄本已非徐见缙寄给阚铎之抄本原貌，阚铎通过剪裁、粘贴的方式不仅改变了《上海杂记》抄本原本的形貌，亦改变了徐润原著的编排序序。为尽可能体现此抄本原貌，笔者对其进行描述时，原有文字转行处以“/”表示。句读为笔者所加。

整册抄本用纸捻装订，纸张不一，开本大小亦不同。封面的开本是25.4×14cm。封面除墨笔手书“上海杂记”外，还有“共和十六年十月寄赠/大连图书馆 阚铎”两行字，并钤“阚铎”阳文方印。

翻开封面后是六叶的绿方格纸，半叶6行，行22格，四周双边，绿单鱼尾，版心印“菜市口蔚益号”，版框是18.4×11.8cm，开本

是24.3×14cm。这绿方格纸的一至五叶是空白，第六叶墨笔题“西年月用（ ），/稿中码字一律改为数字（ ），/双行小字之年月改为大字/（ ）”，字体与封面手书字体相同。这是阚铎为出版而作的关于清朝年号纪年与公元纪年格式的说明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。

然后才是《上海杂记》全篇之用纸：红格纸，半叶10行，行18至25字不等，四周双边，红单鱼尾，板框高20cm，开本为26.5×20cm。抄本墨笔书写工整，版面整洁。

阚铎对此稿的修改，无论是作版式提示，还是文字的改动，多用朱笔记注，不过亦有少数墨笔校改之处。每叶页码亦用朱笔书写在天头处，共计106叶。在第一叶序文版框外朱笔题书名“上海杂记”，次行题署“香山徐润雨之”。字体仍同封面字体相同。

经过阚铎的整理后，这一《上海杂记》的“副本”被拆开，按照内篇、外篇的分类，每叶经过剪裁、粘贴和重新排列组合，粘贴在阚铎本人的著作《阚氏故实》（1924年的铅印本）上。具体做法就是将《阚氏故实》一书也拆开，将每叶沿版心对折，有字的一面折向里，无字的一面朝向外。现在看到的《上海杂记》的抄本很多叶都是纸张的重新粘贴组合，原有的行格版式也被破坏，原来版框的宽度已无法确定。《阚氏故实》开本是25×14.5cm。

在红格纸第一叶还钤有日本昭和二年（1927）10月21日的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（S.M.R. LIBRARY）藏书印，编号为181643。此外大连图书馆藏有两部中华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铅印版的《阚氏故实》，其中一部在书的扉页右下角钤蓝色“著者寄赠”四字，正文第一页钤蓝色竖长方寄赠印“阚铎氏寄赠”，其中“阚铎氏”三字为手写体。此部书亦钤有与《上海杂记》抄本同一天的日本昭和二年（1927）10月21日的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（S.M.R. LIBRARY）藏书印，编号为181641。由此可以推断，此《上海杂记》之抄本确为经过阚铎加工整理后的抄本，与阚铎本人的著作《阚氏故实》在同一天入藏满铁大连图书馆。阚铎与自1920年起供职于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日本人松崎鹤雄过往甚密，不

知这是否是阡铎将这些书寄赠大连图书馆之缘由。

4 《上海杂记》抄本与民国十六年(1927)香山徐氏铅印本(以下简称1927年版)之比较

4.1 序文的比较及体例、条目顺序的改动

阡铎对《上海杂记》文字上的改动并不多,但在编排顺序上改动颇多,现存抄本大部分叶都是被裁剪后的纸张的重新粘贴,其实比较抄本与1927年版《上海杂记》开篇序文中亦可看出端倪:

抄本序文:余编辑年谱,拟将寓上海六十年来中西闻见之事纂集成书。欧友兰能先生,热心士也。同气相应,同志相求,彼有所知,则告之于余,而余有所知,则告之于彼。共广见闻,以冀集腋成裘,殊可喜也。记载其事于后。^[41]

阡铎朱笔修改为:……殊可喜也。兹纪事编年,条列如下。

1927版序文:……殊可喜也。兹纪事编年,条列沪事为内篇,其他则为外篇。^[31]

徐润原著,既然是将“中西闻见之事”编辑年谱,则应主要以年代为标准,不分中事还是西事。而阡铎修改后,虽然仍是纪事编年,但已将“中西闻见之事”分为内篇、外篇,上海事为“内篇”,外埠或全国事为“外篇”。而这也正应了阡铎跋语中的“复于《上海杂记》,依类为次,釐为内、外两篇”。可见内篇、外篇的分类来自于阡铎,而非徐润的原意。也就是说阡铎打乱了徐润原有的编排顺序,所以如今看到的抄本是被拆散后经过剪裁、粘贴,经过了重新的排列组合。而徐润原著中各个条目的顺序究竟如何,则不得而知,或者寄望于有新的史料发现。

不过,在阡铎重新编排体例顺序的过程中,亦有“疏忽”之处,或可一窥原著之顺序。如在抄本第六十叶写有“自来水公司”这一行字的纸张未被裁去,紧接在“格致书院”内容之后。但“自来水公司”五字已被墨笔勾去。在抄本的三十八叶,“自来水”条附于“电灯”条后,“自来水”三字重新用墨笔写

成。1927年版亦是改动后的顺序。

此外,在抄本中多处“是年”的“是”字被用墨笔勾去,取而代之以具体的年号纪年。想必徐润原是以年代先后著述,若是同一年发生的史事,则下文承接上文时,会写作“是年”,但阡铎“依类为次”,则同一年发生的事情则未必写在一起,所以需要具体纪年。如“轮船及码头”条,“是年虹口公司”中的“是”改为“同治四年”;“银行”条,“是年三月(西五月)正金银行创立”中的“是”改为“光绪十八年”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

4.2 统一公元纪年格式

徐润原著中,年号纪年换算成公元纪年时多有错误,如内篇第十九条“银行”中“上海之首创银行为丽如银行,于道光二十九年(西一八〇五年)交易生理”。^[37]清道光二十九年应为一八四九年。这些错误阡铎未做一丝改动,保存了徐润原著之原貌,只是在纪年格式上进行了统一修改。如:

抄本原著是: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西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九号,朱笔改为:道光二十二年七月(西一八四二年八月九号),^[42]1927年版则是将括号中的年月日“西一八四二年八月九号”^[31]以小字双行形式出现。所有的纪年格式都是如此。

4.3 国家称谓的改变

抄本中“大清国”依语境的不同,或改为“我国”,或改为“中国”。“大英国”改为“英国”,“大英”改为“英”。

4.4 对于外国人士的称谓的改变

徐润原著中称呼外国人作“××君”、“××先生”,阡铎俱改为“××氏”。偶有几处未改的,应该是疏忽遗漏之故。

4.5 1927年版遗漏之内容

与徐润原著著述内容比较,1927年版遗漏之处有二:

4.5.1 《上海杂记·内篇》第二条“租界界址”之内容

抄本:道光二十八年(西一八四八年)……发表其事。咸丰六年(西一千八百五十六年),兆丰洋行鹤氏创办苏州河之大桥,以利英、美界交通……^[44]

1927年版：道光二十八年（西一八四八年）……发表其事。造苏州河之大桥，以利英美、界交通……^[31]

1927年版遗漏了“咸丰六年（西一千八百五十六年）兆丰洋行鹤氏创”一行字，并把“办”字改成了“造”字。而抄本中并没有删掉此行字的标记，而是此行字恰好被上一行字的格纸遮盖住了一点，而且也由于遮盖的缘故，括号中的纪年也没有依例修改成“西一八五六年”。

4.5.2 《上海杂记·外篇》第一条“各口开埠”之内容

1927年版：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（西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），《南京和约》定后，广州开作商埠，该处向有商场一所，经已通商三百余年。是年开福州口岸。^[319]

抄本：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（西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），《南京和约》定后，广州开作商埠，该处向有商场一所，经已通商三百余年。是年开宁波口岸。查该处，外人曾已先通商数十年矣。是年开福州口岸。^{[4]66}

1927版遗漏了“是年开宁波口岸。查该

处，外人曾已先通商数十年矣”这一行字。抄本中此行字无任何删改标记。

4.6 1927年版条目内容顺序错误

内篇第十三条“夜照会”中二行字“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七日（西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），上海轮船公司由旗昌洋行经办，其时共有轮船十八艘。至光绪二年（西一八七六年），全盘售于中国招商局”。^[34]按抄本应属于第十四条“轮船及码头”，且未有任何改动标记。从内容上来看，此二行字也的确是“轮船及码头”条才贴切。而不应出现在“夜照会”一条中。

5 结语

徐润一生亲历清朝末年上海乃至中国诸多大事，对近代上海的繁荣发展亦有很大贡献。他的著作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及《上海杂记》等对研究中国近代史、洋务运动史、上海近代史都有很大裨益。今以《上海杂记》之抄本校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香山徐氏铅印本，亦是希望可以提供《上海杂记》较为原始的真貌，并进一步加深对后者的理解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徐润. 上海杂记[M].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6.
[2] 熊月之. 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2.
[3] 徐润. 徐愚斋自叙年谱附上海杂记[M]. 广东: 民国十六年(1927)香山徐氏校印本.

[4] 徐润. 上海杂记[M]. 民国抄本, 阚铎修订.

翟艳芳 女, 大连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, 副研究馆员。E-mail: 949005450@qq.com 辽宁大连 116012

(收稿日期: 2013-08-26)

(上接第108页)

- [31] 柯愈春.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[M]. 北京: 北京古籍出版社, 2002: 1178.
[32] 王庆麟. 洞庭集(清代诗文集汇编553)[M].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0: 36.
[33] 梅曾亮. 柏枧山房全集(续修四库全书1513)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: 625.
[34] (民国)上海县续志[M]. 上海: 南园志局, 1918: 43b.
[35] 顾廷龙. 清代硃卷集成(372)[M]. 台北: 成文出版社, 1992: 1.
[36] 民国上海县志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0: 257.

- [37] 顾廷龙. 清代硃卷集成(167, 65)[M]. 台北: 成文出版社, 1992: 287, 437.
[38] 洪可尧. 四明书画家传[M].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05: 272.

鲁小俊 武汉大学文学院, 副教授。E-mail: luxj2001@163.com 湖北武汉 430072

(收稿日期: 2013-11-03)